

文章编号: 1673-1646(2025)02-0056-07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实践

梅凯^{1,2}, 刘鸣箏^{1,2*}



(1. 吉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2. 吉林大学 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穿梭在不同媒介跨域化呈现过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视觉影像传播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结纽带,二者彼此嵌入、彼此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实践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同时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层面仍存在较为充裕的优化空间。纪录片《这十年》从“我们”叙事、生活书写、意向隐喻和情感互动等维度不断调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影视作品中的升维边界。从经验可供性的角度看,生活化叙事呈现、革命性技术应用、汇集式展演表达、着眼点浓缩转换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实践的重要启迪进路。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十年》;视听传播;影视作品;纪实影像

中图分类号: J905; G20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3-1646.2025028

引用格式: 梅凯,刘鸣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实践[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1(2): 56-62.

Visu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MEI Kai^{1,2}, LIU Mingzheng^{1,2*}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2.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are mutually embedded and promote each other. Whil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of this consciousness, there remains substantia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 content, channels and effects. The documentary *These Ten Years* continuously increases the boundary of this consciousness within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through “we” narratives, life writing, intentional metaphors and emotional interaction. Approaches such as everyday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revolutionary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convergent performance expressions, and focus condens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re gradually becoming important inspirations for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se Ten Years*; audio visual communication;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documentary images

作为多民族国家,我国拥有多元民族文化组成的共有精神家园,不同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创新着人类传播实践并丰富着文化价值底蕴。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

收稿日期: 2024-10-29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实际效能与路径创新研究(2023ZD10); 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提升项目: 计算传播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青年传播研究(2024KC009)

作者简介: 梅凯(1998—),男,博士生,从事专业: 视听传播与媒介文化。E-mail: meikaik@qq.com。

* 通信作者: 刘鸣箏(1980—),女,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专业: 新闻与传播、国际传播。E-mail: liumz@jlu.edu.cn。

民族共同体意识”^[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时代制高点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民族工作行稳致远发展提出的全新表述,这不仅表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具有稳定性和科学性^[2],而且还从更高的历史站位上确立了中华民族上下同心、荣辱与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3]的发展目标。自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作为全新的传播价值内核在不同的媒介形态间来回穿梭、若隐若现。其中,作为人类传播的主导感官,视觉传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结纽带,二者彼此嵌入、互为表里。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传播实践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仍然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以及传播效果层面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步入智能媒体时代,视觉传播从创作理念、内容形式、传播载体等层面发生了质的变革。这也向外界映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实践亟需破局突围的典型案列,从而不断调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影视作品中的优化边界。

2022年8月初,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湖南省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指导,芒果TV精心打造的微型纪录片《这十年》开始全网播出。该片将关注点放置自2012年至2022年这极不平凡的十年,内容涉及农业、农村、国防、科技、教育、医疗等与人民利益切实相关的领域。该纪录片共50集,平均每集9分钟,讲述50位普通人在平凡境遇下的不平凡故事。该纪录片一经播出便在线上线下引起了高度关注,同时也多角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实践提供了全新的破局思路。文章的关注重点在于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传播实践切入,详尽分析视觉影像传播实践中蕴含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现况,并灵活运用个案研究法,以芒果TV微纪录片《这十年》为个案,分析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建构。基于此,从可供性角度整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的实践启迪。

1 彼此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视觉影像传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践展现出多元化和流动性的外部表征。一方面,媒介载体的多元化发展催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表达,出现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价值内核的小说、广播剧、电视剧等;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不同媒介跨域化表达的过程中逐渐流

动,渗透到多元媒介呈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发展与建构的全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视觉传播二者彼此嵌入、互为表里。就视觉影像传播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其不竭的内容源泉;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归宿来看,视觉影像传播是其高度凝练的表达形式。

1.1 内容“源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视觉影像传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历史上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交流的认同,是对56个民族同呼吸、共患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都离不开谁”^[4]的命运共同体认同。这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个体对某一领域文化或其他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信仰的尊重与认同,而是个体对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整体认同。绵延不断、赓续传承的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从汉族新年到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从藏传佛教到满族萨满,从苗族银饰到壮族蜀锦……各个民族经过长足发展形塑了本民族特有的精神信仰和文化符号。厚植于深沉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这些典型的文化符号成为视觉影像传播的关键创作动力。影像用生动而且丰富的事实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5],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3]的关系。这成为不同创作主体基于民族文化考量的重要维度,直接刺激他们主动地汲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关键构成逻辑,并对其在影视作品中的呈现方式予以深度思索。2019年11月,由林永健、郭达等主演的电视剧《都是一家人》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的生动注脚,该片以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为主要切入点,讲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沿海多民族生活的城市里的点滴故事,并从细微之处传达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同进步的价值内核。

1.2 形式“高地”:视觉影像传播加持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不同于文本传播极力强调二次解码的想象性空间的延伸,作为热媒介的视觉影像传播能够更加直观的联想至解码场域,从而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析出与铭记。同时,影视的想象性与民族的想象力“合谋”,为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别有效的技术保障^[6]。尤其是在我们逐渐从“言语之民”“书籍之

民”转向“屏幕之民”的关键时期^[7],视觉影像传播的深层化融合成为目前乃至今后长期存在的传播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较为抽象含蓄,而视觉影像的情景还原和情节设置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囊括在其中,运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构成排列以及声画蒙太奇的综合呈现手段,达到润物于细微的传播效果。正因如此,视觉影像传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突出呈现形式。以2022年国庆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推出的5集电视专题片《脱贫之后再出发》为例,该片综合呈现了自我国向世界庄严宣布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的一年以来,全国各地脱贫地区的优秀经验和案例。以多民族表达和多民族叙事的方式呈现了中华民族上下一心、艰苦奋斗、打赢贫困的宏伟史诗。尤其是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大背景之下,凝聚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凝心聚力共同奋斗的时代需要,更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促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视觉影像传播实践的不竭内容源泉,视觉影像传播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归宿,二者相互嵌入、互为表里。凭借自身优势,视觉影像传播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呈现正当性。

2 实践现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

视觉影像传播加持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备了更加贴切的外化表达,从符号展演到价值凝练,从情节构结到多元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的媒介传播环境中持续流动。在这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个体不断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价值产生了全新的认知深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广泛镶嵌在银幕之上时,涌现出了诸如《同心共筑中国梦》《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国家的孩子》《都是一家人》等优秀的影视作品。这些作品以主流媒体为主要演奏者、地方各级媒体主动共鸣,从高站位宏大主题出发,奏响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屏广域传播的新时代乐章。但是也应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有待学界和业界共同优化。

2.1 传播主体:主流媒体共演与专业化精英视角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视传播过程中,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成为重要的

展演主角,同时地方各级媒体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合奏之中,渐趋形成了以总台为主体、地方媒体辅助的大合唱之势。这从双重层面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引领^[8]。一方面,作为宏观政治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在民族工作中的关键体现,也是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主动响应中央号召,生产出了一大批彰显民族大团结、开放包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秀影视作品。另一方面,作为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视传播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这表明全国各族人民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度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渐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有互通的精神纽带。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从上到下的传播主体设置致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存在一定的视角局限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化特征之一是具有高度的民族性和接地性,尤其是目前视频媒体技术的高度发达促使传播主体的延伸化发展,逐渐引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叙事的精英化与草根化的两种发展态势。草根化由下而上的视角与专业媒体精英化自上而下的视角融合对比,可能更加能够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代价值。

2.2 传播内容:高站位宏大主题与直白宣传呈现

视觉影像传播转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生动的人物和情节呈现,这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影像传播的关键缔结点。在这种缔结与被缔结的过程中,暗含在传播内容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细微之处迸发出来,内容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着力体现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身携带的宏大主题特性成为影视创作主体争相借鉴的内容构建源泉,一方面,深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作出站位高远、主题宏大的中华民族壮丽史诗;另一方面,响应中央号召,从五千年历史演变出发,深入呈现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大团结景象。宏大的主题设置在传播的视觉效果中具有多层意义,在观者层面产生较大的直观影像感受的同时直击观者的浅层认知基模,从另一角度看,宏大的主题叙事更加适合全景化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局限于一隅同时标准化传播,从整体上综合演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生、发展与壮大。

从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的侧重点角度反思,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史诗化视觉影像传播实现了普适化和全面化的发展目标,聚焦于“面”的同时也会损失部分细节“点”的充分书写,尤其是在更高的历史站位上反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可能会落入直白呈现和生硬宣传的窠臼,久而久之,也会形成传播效果的“孤鸣”现象。

2.3 传播渠道:大屏传播合奏与单向度信道限制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要叙事逻辑的视觉影视传播作品凭借其宏大的叙事方式和史诗化讲述方法以及传播主体视角等因素的特殊性,主要通过电视、互联网门户网站等渠道传播。智能媒体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了传媒业的深刻变革,从时间、空间和技术三个维度看,视频将成为面向未来的传播形式之一^[9]。这不仅意味着电视媒体从20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后掀起的视听文化的强势转向的影响仍然持续,更意味着视觉文化将进一步在智媒时代升维化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也将会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机遇,从传统电视发展至智能电视,从低码率、低色彩识别到高帧率全景式呈现,大屏传播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像传播也会从主流传播渠道如同涟漪一般渗透到无处不在的碎片化视听影像传播端口。特别是在目前我国媒介资源分布差异的影响下,电视媒体依然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人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和渠道,大屏传播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会在最大限度上触及更多的受众群体。

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信息系统之中,大屏传播虽是主流趋势,但是以手机、平板为代表的移动端口仍然占据较大的视觉影像接收比例。因此,坚持大屏传播理念的同时,关照中屏、小屏传播,可能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注入新的动力。

2.4 传播效果:广领域横向延伸与深入实践受阻

作为传播流程中的关键一环,传播效果历来备受传播主体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同样需要将关注焦点置于传播效果之上。在各大传播主体的深刻实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题材的影视作品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同心筑梦、共同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而且从国家和个人出发,谱写了一个个艰苦卓绝、奋勇向前、努力促进中华民族共同进步的伟大篇章,尤其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概念的生动转换,用简洁、直白、贴切的

话语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书本走向生活的形象化转变。正如鲍曼所描述的“共同体”那样:如果我们跌倒了,共同体的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10]。与此同时,视觉影像传播的多维呈现手段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领域的横向延伸,扩大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感染人、鼓舞人、激励人的影响力空间。

有鉴于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各民族成员对共有身份“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包括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11]。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实践中,认知和情感层面的触及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如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付诸行动,在社会实践中深刻践行与发展,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3 创新建构:纪录片《这十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十年》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非凡成就为时代叙事背景,从个体自我言说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浓缩时间与空间,动态化呈现这十年间的变革图景。作为微型纪录片,《这十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镶嵌与建构或许能够给后者的视觉影视传播实践开辟新的发展思路。从“我们”叙事到生活化书写,从视听符号意象的隐喻到情感层面的高度互动,纪录片《这十年》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创新化建构。

3.1 “我们”叙事:自我言说扩展共同意义场域

叙事视角的选取直接影响到影视作品的情感基调,以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多采用他述视角,以全局视角反观故事情节中游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视角则独辟蹊径的从我们自己出发,从全局视角中跳脱出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同时,民族化的叙事逻辑促进观者自觉不自觉的将彼此纳入共同讲述的故事空间之中,在最大限度内扩展彼此共有的意义场域。从全知视角到“我们”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影视传播的整体架构中价值更加凸显。

在自我言说的过程之中,“我”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部个体的集中体现,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在表达。纪录片《这十年》中“我为祖国造飞机”“我在独龙江畔”“幸福新职业订单我查收”“热爱我的泉州城”“我们的选择”“让我来”

“我们都是‘硬骨头’”“我们的‘中国梦’”，从“我”的视角见证着一个个朴实却又非凡的故事。同时，“我们”叙事更是“自己人效应”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影视实践的鲜明运用。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各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注定了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交流需要建立在高度包容、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共通意义场域的扩展既是各民族文化持续繁荣的需要，更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认同的必然要求。命运与共、患难与共、繁荣与共都从侧面昭示着“我们”叙事的独特价值。

3.2 生活书写：自然呈现同筑共有精神家园

纪实影像等动态视觉呈现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具正当性又具实用性的传播形式，其关键原因在于通过动态画面记录不同民族生活场景，再现我国多民族的自然化生活实践图景。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的民族所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不断指导着本民族人民创造着全新的时代内容。纪录片《这十年》开播便深入描绘十八洞村脱贫攻坚景象。在生活化书写创作理念的指导下，独具特色的湖南方言、十八洞村龙先兰和女儿在家门口的打闹嬉戏、身穿苗族传统服饰的石拔三大姐黝黑粗糙的双手、在田间插秧的苗族奶奶等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镜头呈现在荧屏之上。

创作理念源自生活、创作内容源自生活、创作手法源自生活，生活化书写与多风格展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影像传播最值得深挖和发展的关键部分，特别是在观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宏伟史诗化叙事逐渐产生审美疲劳的阶段，生活化的讲述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勾起观众全新的感官触动，重新唤起个体内心最深处对本民族文化、其他民族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同。将传播的聚光灯照射在某一民族文化中，不仅是对该民族精神家园的凝聚，也是对共有精神家园增添时代的注脚。润物于细微，从细微之处打动观众的自然化呈现和生活化书写过程中，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方向。

3.3 意象隐喻：视听符号唤醒民族文化记忆

游走于视觉影像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凸显，不仅需要故事情节的高度凝练，而且还需要从不起眼处着手，从细微之处透露价值内核。文学之中常用本体意象引申其他，从而含蓄地表达创作者的某种感情。同样，视觉影像传播也多用意

象的象征性意义，传递视听作品的深度价值。不同于文学，视频影像对符号的编码与解码环节更加复杂，通过对特定符号的精心编排实现对传播母题的深切表达。特定的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历史和传承的象征，暗藏着普适性的思维习惯，具有普适价值的民族文化更易引发传播与认同^[12]。究其根源，对意象或者视听符号的排列组合能够重新唤醒个体对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尤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的场景重构与重现。

从传统农民到“新农人”，从“这盛世如你所愿”缅怀革命先烈到“特警力量 使命必达”捍卫人民利益，从“雪域高原的普法人”到“冰上飞人”，纪录片《这十年》运用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构建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次构建。比如，在玩转“种田游戏”的新青年这一部分中，新疆南疆沙漠戈壁中冉冉升起的红日、飞向蓝天的雄鹰、吐鲁番硕果累累的葡萄树、洁白的新疆棉花、生机勃勃的智慧农业等意象贯穿于整个微纪录片之中。运用这些常见而又暗含深意的符号完成对价值的表露，戈壁滩上的红日能够被观者直接解码为以艾海鹏为代表的“新农人”不畏困难、迎难而上的奋斗图景，飞翔蓝天的雄鹰更能映射出纪录片整体的情感基调，从而不断地向观者传输中华民族共同奋斗、走向复兴的伟大信念。

3.4 情感互动：凝结共识浇筑国族认同基座

从自我言说叙事到自然化生活书写，从积极意象到象征隐喻，纪录片《这十年》步步深入，最终实现个体在情感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鸣与认同，从而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导实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传播实践中，情感表达需要借助生活场域的意义汇集促使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关系朝着符号化的方向发展，通过对不同民族个体的日常生活开展可视化视觉呈现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征描摹，并进一步的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体联想。也就是说，情感的嵌入加深了不同民族对中华民族共有的身份意识的认同，从而加固了国族认同的基座。

以脱贫攻坚题材为例，坚决地与贫困作斗争是各个民族由来已久的时代主题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实现了全面摆脱贫困。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脱贫攻坚实践之中，铸就了彻底消除贫困的历史伟业。

在建设这一伟大事业的奋斗历程中,全国各族人民筑牢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基座。同时,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不仅是对具有亲缘关系的历史文化的认同,还包含着对我们一起走向现代文明的未来文化的认同^[13]。纪录片《这十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构建也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理解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4 经验可供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启迪

可供性概念的引入为学界和业界重新认知技术等外部环境与人类主体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安德鲁·理查德·施洛克认为传播可供性视角往往是工具性的和相对规范性的,技术为潜在的行动提供了框架,认为传播可供性以传播和沟通作为核心关注点,并将传播可供性分为可移植性、可用性、可定位性和多媒体性四种类型^[14]。纪录片《这十年》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影像传播创新实践过程中的有益尝试,从中汲取优秀的实践经验可以促进同类型题材的影视作品深化发展。

4.1 软化传播:生活化叙事缔结共识纽带

从纪录片《这十年》中可以看出,其高度自然的生活化叙事直接引发了观者的生活共鸣,这不仅体现在对不同民族的生活元素的挖掘与运用,而且还通过将象征性素材(如苗族刺绣、汉服和各具特色的方言等)形象化表达,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个体身份的塑造。从价值尺度角度讲,生活化的叙事方式促进了传播语态和传播观念的转变,运用软化传播代替生硬表达,缔结了不同民族的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关联,也向观众传递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守望相助、共同进步的发展理念。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纽带还需要建立在地方感之上,地方感是人与地方互动的产物,地方性与地方感互动的关系纽带主要是基于地方情境的社会文化^[15]。“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方感的视觉呈现不仅在于对民族符号的强调,还在于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有鉴于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主体需要将地方感和民族性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努力克服文化折扣带来的

传播隔阂,立足于不同民族的多元化文化表达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文化增值带来的认同红利。

4.2 智媒助力:革命性技术激发认同活力

传播内容叙事的完善离不开传播形式的更新迭代,上文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听影像传播实践的现状时认为,传播渠道的单一化窄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触及版图,这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纵深发展的阻碍之一。随着元宇宙、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革命性技术对传媒行业的渗透与融合^[16],视频形态仍然是未来传播的主流形式之一。一方面,伴随着智能媒体一步步走向强人工智能阶段,技术的去中心化属性进一步放大,激发了视频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形态。就目前而言,以抖音短视频和剪映等为代表的视频社区平台的功能进一步完善致使个体视角的生活化视频呈井喷之势发展。另一方面,在算法推荐机制的助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目标更为明确,这也意味着在时间和空间双重属性的加速下^[17],最大限度提升个体的认同活力。

4.3 时空凝结:汇集式展演呈现时代变迁

平均每集9分钟,这对纪录片《这十年》主创团队对时间与空间的凝练能力提出了较大的挑战。不同于文学作品等其他形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载体,视觉影像更加强调时间与空间的浓缩性和聚合性,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展现完整的情节、表达出相关文化精神,这从侧面倒逼创作者先从全知视角感知故事走向,再予以排列组合。时间上的碎片化和空间上的跳脱性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作品更富智能传播时代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阿娟的互联网故事”中,纪录片《这十年》灵活运用时间对比、空间对比以及时空综合对比,展现了四川阿坝女孩阿娟借助网络直播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故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形态传播不仅是对各民族文化的尊重与认同,更是在凝聚力和向心力上促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时空的凝结与传播适应了网络消费文化的新形态,同时也对嵌入在时空之中的民族文化符号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4.4 叙事拆解:着眼点转换延伸共通空间

纪录片《这十年》聚焦50位平凡的个体,在9分钟之内展现个体在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

不平凡的故事。将着力点从宏观叙事放低到微观叙事,从以小见大中体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视觉影像传播中的特殊表征,这逐渐成为同类题材影视作品创作者们的共识。通过个体生活截面与具体故事,借助日常生活褶皱的记录,局部的真实描绘与细节的丰富呈现,实现了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共通^[18]。与以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侧重于直接抒情不同,纪录片《这十年》运用微观叙事拆解宏伟史诗。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对带有民族符号的情景和场景复现的同时深化共同体相对稳定的情感表征,并对视觉影像符号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汇聚,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的深入,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表达场域,尤其是自我言说的方式和湖南卫视偶尔俏皮的视频贴片元素的使用更能从平等的视角完全融合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

5 结 语

深入剖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视觉影像传播的关系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觉传播提供了深厚的内容“源泉”,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民族情感与价值观念成为视觉创作的灵魂所在。视觉传播凭借其直观、形象的特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泛传播搭建了形式“高地”,突破了语言文字的局限,使抽象的意识得以具象化表达,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独特的传播生态。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四个方面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传播实践现状发现仍然存在多个方面的优化空间。在此情境下,《这十年》通过“我们”叙事、生活书写、意象暗喻和情感互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传播开辟了新路径。质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影像传播实践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探索中不断前行,既要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视觉传播的内在关联,又要正视当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积极借鉴成功经验,充分发挥视觉影像的传播优势,以“润物于细微”的方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入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田,使其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各民族在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上携手共进,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壮丽篇章。

参考文献

- [1]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2014-09-30(01).
- [2]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3-21.
-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2017-10-28(01).
- [4] 王延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J]. 民族研究,2018(1): 1-8.
- [5] 兰东兴,郑媛之. 个性表达与价值引领:移动互联网时代村落纪实影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叙事[J]. 民族学论丛,2022,32(1): 14-21.
- [6] 刘云舟. 想象与过度想象:论影视传播与民族想象共同体[J]. 新闻大学,2015(3): 52-57.
- [7] 凯文·凯利. 必然[M]. 周峰,董理,金阳,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 [8] 朱春阳,马海娇. 中国电视剧产业国际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5): 1-9.
- [9] 刘鸣筝,梅凯. 智能化生存:视频媒体发展的新趋势及其盈利模式初探[J]. 当代电视,2021(9): 86-90.
- [10] 齐格蒙·鲍曼. 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找安全[M]. 欧阳景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11] 高承海.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12): 24-30.
- [12] 朱斌,胡凡刚. 浅析少数民族纪录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以纪录片《极地》为例[J]. 电视研究,2018(11): 78-80.
- [13] 季中扬. 民族民间视觉文化的共享性与文化认同[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2(3): 59-67.
- [14] SCHROCK A R. Communicative affordances of mobile media: Portability, availability, locatability, and multi-medial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5, 9(1): 1229-1246.
- [15] 张丕万. 地方的文化意义与媒介地方社会建构[J]. 学习与实践,2018(12): 111-118.
- [16] 王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网络民族舆论价值取向的逻辑及路径[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4): 15-19.
- [17] 焦宝,江静洁. 倍速播放:智能复制时代的视频消费[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12): 106-113.
- [18] 沙丹.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叙事演进探赜[J]. 民族论坛,2022(1): 83-91.